史林測義

臣鄱陽計大受論

章帝

竇憲奪沁水公主田園章帝切責偏惜孤雛腐鼠之棄適長貫天達地之奸此與成帝怒王氏五侯奢僭不軌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之者如出一轍臣謂西漢之篡國禍基於成而東漢之亡亦釁釀於章雖憲見誅於孝和而帝與鈎盾令鄭衆定謀開閹宦用權之漸爲當塗遷鼎之階向使章帝申乾斷於一朝制下流于方濫何至衆以除彊慝之功張中官之勢乎趙氏翼謂當時袁安任隗居三公之位

和帝不與之謀而乃與衆議此爲憾事不知安時已卒朝臣上下莫不附憲隗孤立無助必力難辦賊又帝以幼沖。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中常侍小黃門而已。不與衆議。誰與議乎。如通謀於外必至不密害成越尙未拔時切勢而爲之說者夫和帝初固不得已而任衆繼乃常與論事列爵分茅斯其殆矣然君子推見未然不能不追恨章帝見惡而不能遠以生意外之變馴致不可支也

毛義

范史之論孝養也干祿以求養是以恥祿親也盡行而祿

厚此能以義養也乃深有嘉於盧江毛義義以母在奉府守安陽令檄喜動顏色彼誠非苟祿以致養者而何母死徵辟皆不至也夫生可以養則死可以祭無田不祭不敢以宴親沒之後亦無取乎爵祿之辭也況忠可移於君今以身許國尤義所安乎誠高尚有素志斯親樂與偕隱何庸以甘旨易菽水往日必爲親屈哉初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奉府檄適至見義奉檄甚喜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義豈覺其情故以辭于後者示之不測耶則亦徇名之心耳蔡文莊謂其辭也非矯恐非定論聞之曾子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以不逮親而心悲於此

見孝思之篤而無廢義之偏若曾子者可也

江革

江革負母逃難哀感盜賊不忍犯之行傭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赴縣案比母老不忍搖動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然臣謂革之至行詎僅此與觀其爲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及爲五官中郎將貴戚馬廖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無所報受夫英與憲之禍坐捕繫死徙者甚衆廖亦以子弟驕奢不能教勅致罪革固有知幾之哲要卽一舉足而不敢忘親之心決然去之及不

與而皆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於華益信後世尚爭言江巨孝陶靖節述之孝傳庶人章亦但據當日所稱之迹耳其詎爲闡微之論及此哉

班固

華嶠論班固漢書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而賤守節愈矣夫固之所尙能智免刑辟耳觀其生平誠無所立節巧令以逢世趨附以求容漢興以來權戚禍敗之釁瞭然在目而心迷世紛熟視之若無覩也方其居竇憲幕府典文章不嘗有所諷諭而銘燕然勛後汰洛陽令种兢怒其奴恣橫畏憲不敢發宜

可恃而免矣豈知卒以憲敗賓客皆逮考竟乃捕繫囹遂死獄中乎噫嘻固也而亦無免於殺身也哉以觀憂君國忤權勢所嘗詆以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者其貴賤美惡誠何如也夫所貴乎智者能辨義也能知幾也義當不顧身慷慨以赴之幾存於兆禍勇決以遠之固小智自私而適以成其大戮雖百計彌縫獲全要領君子恥之矧無可倖乎

丁鴻　鄧彪　劉愷

丁鴻鄧彪劉愷皆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論者譏其徒讓以自高於世俗蘇氏轍謂此三人中猶有優劣則以丁聽

友人鮑駿之言卒就其國優於劉鄧之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也陀 按獨愷之讓也稱父遺意其父般雖未上請天子下詔家人而愷固視無形聽無聲知有必欲其致國於弟憲者逃避七年所守彌篤泰伯伯夷此其繼軌豈丁鄧之徒讓為名高者可同日語乎轍是非優劣之論權衡爽矣又袁氏謂鴻始逃爵以求仁終逃名而服義夫鴻無父命當避則其逃爵豈得言有合於天理之正而即人心之安如理之正心之安其還就國不轉從於不正不安乎蓋以求名而謬附之求仁也求仁得仁到今猶稱名其所志亦無可逃如袁之說則逃名而去仁去仁以就義不通可笑

嗚呼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矣雖使數人皆不免於好名之心而可以表克讓之節此風行家國之間尚何爭奪篡竊之是患哉觀衰世之君子不施刻論可也

鄧騭

世稱鄧騭之賢以能辭讓爵土推進賢士夫此二者豈皆誠然使誠凜外戚盈盛之誡則凡權寵之私退然不與夫何將擊涼部畔羌大敗不自貶責請罪乃受徵拜大將軍寵靈顯赫光震都鄙也使誠慕庶明勵翼之効則必登選之公和而不同夫何議棄涼州併力北邊虞詡不可其報乃惡有異議欲以法中之以爲朝歌長使治羣盜也且當

殤帝崩騭豈不知舉歸心於平原王勝乃與太后定策禁
中迎立安帝帝已年長太后久不還政未嘗一言進勸而
其從弟康以宗門盛滿爲憂數諫切至太后大怒免康官
絕屬籍至若笪生懷遺懸書象魏杜根則幾死矣成翊世
則抵罪矣任尚與鄧遵爭功遵封而尚棄市矣騭皆不一
引手救其不欲祟公室損私權而因弗保全善類又如此
雖有辭讓而實無謙謙自牧之心雖有推進而實無休休
有容之度以是爲賢其信然乎況復不知太后一日棄朝
騭謝勢移事必有不可言者乎卒之頭顙墜地願爲孤豚
而不可得夫何足惜又安帝少聰明長多不德論者謂鄧

后不即歸政端在於此范史亦云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孽黨進故知持權引誘所幸者非己焦心鄧患自強者唯國然而誠非戀權何不試使臨政如其日就垢秕則聚公卿百官廷議廢立前霍光可行於昌邑今太后獨不可行於長安乎顧使擁虛器而側目貽不君於遲志即世之後公私交壞哲婦傾城亦不能不太息痛恨於世之所稱賢后也

楊震

安帝之世羣小煽亂政化陵遲楊震時位上相而清白忠正指陳得失亦一人而已觀其以諫諍忤嬖倖遭讒譖詔

歸本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城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歔欷而卒知震之心必欲誅鋤周廣謝惲樊豐等而出阿母王聖斥絕聖女伯榮固惟力是視死而後已豈復計極言之取禍哉此范史所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而胡氏管見乃論其處義不精尹起莘亦譏以不能見幾而作嗚呼身為輔弼之臣。負持危扶顛之責。又復舉朝波靡。治亂存亡。一身所繫。顧可以主既昏庸。懼將及禍。而卷舌不言。掉臂遠去。自文明哲哉。夫所謂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必其權非秉國。義可奉身。以是繩震固自晰義之末

精矣又震以四知却王密暮夜之金胡氏闢之謂天地不可以知論知者有血氣心思之性也其說亦泥豈書云惟天聰明詩云鑒觀有赫之爲耳目乎張明公有曰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足證不可以知論之謬或因誤以天地爲無知且生人無忌憚之心貽害最大所謂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至譏震不宜應鄧騭之聘女主擅朝而就居貴戚幕府誠震之失按震前後上疏切至帝既不平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後乃得行恚恨之譖策收太尉印綬無少顧恤者非以鄧氏故哉甚矣去就之分不明而禍機之伏

可錄也

梁商

梁商為相每有饑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餧此惠而不知為政與鄭子產同譏固非寒浞齊田之施賂出貸為奪國計者雖然子路宰蒲以簞食壺漿私民孔子止以必見罪謂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也矧居權勢之盛其開譏問招誅譴不尤劇與如告君發粟而慮廩藏耗竭則上私財於國以佐賑給可也敢自載穀不以君命乎

李固

順帝襲孝安僻政閹幸弄權后家用事李固初應敦樸舉

災異一策帝雖多所納用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非黃尚黃瓊救明幾不得釋則旣驚弓之鳥不惟色斯舉矣出爲廣漢雒令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而何歲中卽應梁商辟名爲其從事中郎也夫權在梁氏策對嘗以爲言今反伺候權門不顧辱身謂可因以行其正救扶持王家亦莫盡始進之失況有不能乎梁冀以凶横柄國固與梦鏻尚書事甘爲所制質帝被鴆促名固固親聞帝言食餅腹悶得水可活而冀謂恐吐不可飲水則弑逆之跡已顯乃僅推舉食醫冀大惡之卽不復致窮詰是豈有討賊之心耆張宜公謂固忠孝不

成按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尚非其情何也彼歸命亂
子孫及與胡廣趙戒書並無一言追恨及此也身爲太尉
而帝特促名討賊雖舉朝公義而固不尤無可謝之責乎
乃竟付之不問何以報孝質而對天地祖宗至以爭立清
河王蒜而死然不死於策免下獄之時而受誅於既赦出
獄之後視楊震之慷慨飲鴆於夕陽亭者又異矣張氏但
以往就梁商及不即白發冀罪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
未盡而嘆其精忠勁節不憚殺身以　臣按之不知忠之精
節之勁固何以無愧也

姜岐

橋元爲漢陽太守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元召以爲吏稱疾不就元怒勑督郵尹益逼致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臥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元乃止岐聞益曉譬則瞿然以應可也其忍堅臥不起乎使復不聽士大夫諫君之何道爲母屈匪喪厥守以固而不知變害義大矣至元傳詳其厲威脅士如此而又稱以謙儉下士恐非信史

馬融　盧植

馬融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授生徒多列女倡歌舞於前盧植事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觀此而

知二子一為正直所羞一以貞良者節因即其所分途孰惜不貲之軀恣為晉樂以厚奉其生則慮安存保富貴者將無不至始趙鄧騭之名終黨梁冀之惡為冀草奏誣李固吳祐雖有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人語如不能醒絳帳之迷何夫心昏於嗜慾故廉恥之道喪而情絕乎紛華斯嚴凝之氣克拔植執戈閣道追帝河津沮議廢立眉蹙九死而不懼呼吸百變而不回豈一時之憤激哉 臣讀范史植傳嘗有句云耳駭雷霆肝膽定從來不受女媢牽似可補蔚宗論所未及也嗟乎融當飢困隴漢閒嘆息於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豈知

屍徙朔方自刺不殊之日而楹之詭道從輾轅出固有義無求生亦勢莫能死者矣奈何以生貴於天下而必羞出士敗名檢爲快意恣睢之地乎

岑晊

昔趙王張敖以相貫高趙午謀逆事發詔捕田叔孟舒隨王趙死貫高對獄責塞絕吭蓋臣主之義不遂難以求生況釁由之起如貫高者乎岑晊爲南陽太守成瑨功曹時宛有富賈張汎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晊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竟誅之并殺其宗族賓客二百餘人瑨但坐嘯矣擅辟誅役皆晊之爲何瑨爲汎妻所訟宦官所譖遂死獄中

而䀻顔遁逃亡匿齊楚之間乎陷君大戮虧義苟生以田孟賈高等視之不翅如糞土也若遇周燕陸續戴就諸人有不欲唾其面乎使非賈彪有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語當世幾無所裁正矣然觀其引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而謂䀻以娶君致釁自遺其咎是但責以連染無辜尚於大義未有見也

陳寔

范史之論陳寔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 臣按其本傳所載不盡謂然寔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楊吏雖非故陷人罪則幾

以失察而禍無辜此宜黜逐使不復債事矣寔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名何哉以致遠近嘆服似未免有意也寔爲太守高倫功曹倫受中常侍侯覽託用吏且非其人此宜持教還力爲正救矣乃云侯常侍不可違而但乞從外署雖不以塵其主之德顧可與爲阿附而不惜貽蠹斯民之患乎至辟爲大將軍竇武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天下名士無往者寔乃獨弔焉論者因傳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語以爲能殺權奄之威使不盡害善類卽然而於己亦太覺掃地況其事無可證據觀靈帝建寧二年復治鉤黨殺李膺等百餘人天下

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其死徙廢禁又六七百人善類幾一網盡矣不聞讓於其間有與調護開釋則所謂多所全宥第爲寔以屈辱保身作解嘲耳豈信史哉士君子立身行己宜守正直光明之節毋慕詭隨圓融之道若此三者以訓天下如之何其可乎掦賜陳耽每拜公卿常嘆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如使人踐常伯超補三事不夠視胡廣之遜言恭己取容於時者何如幸乎累見徵命不起閉門懸車棲遅養老也

臣鄱陽許大受論

楊喬

楊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方文正謂喬恐為所污餓死而不辭因壯其志比之徐孺子嘆求友於古人舍之誰取夫死生大節也妻帝女其污安在雖志不可奪而守死不能善其道亦漢季矯激之習而甚之者豈孺子儔乎乃遠深慕傚如此而恨世不知重 臣不敢阿方論至謂其賢不可以女子誘帝特擇壻非以為誘此言毋亦不倫然以喬視黃

允之欲壻袁氏而黜遣其妻者直狗彘耳

實武

先儒論竇武誅宦官事皆惜其忠有餘而才不足以致敗是固然已然觀武馳入步兵營名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如非素不黨中人之張奐率五營士圍武雖營府素畏服宦官何至武軍遂皆信爲武反而奔降略盡乎然則武之勢猶可爲而不可爲者以奐之爲曹節等使也夫奐北州人豪不事閹宦則曹節王甫輩之竊弄神器豈非其所素疾乃忽受其矯制逼武自殺而略不加審者此豈以敵則在胡氏管見首論武之一失而張寬公之說爲備

概也其言曰爲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爲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按武以定策受封盧植說以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而武不能用然則身名由是以隕遂至倉卒之間不能以忠謀見諒於衆人之心而身死功頹爲世所悲大臣觀此貪天功爲己力盍亦深戒哉

趙苞 靳允

趙苞棄母於鮮卑靳允棄母於呂布苞有可傷之節而允有必誅之罪也苞為天子守土至不能全其母而終以死報是可傷已但其死不當在母為賊害之後而當在劫質其母之時程正公曰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如言降卽晉周虓拒郎任之命於苻秦而守失梓潼不免負國矧至終以叛逆如金之張柔乎 臣謂身往降之不可身往死之可也於時苞擇其屬之賢才寄以困守需救之任表聞於朝而身往鮮卑亦若後世明之衞景瑗不罵賊以全母必投繯以報國卽母不可全死忠死孝兩得之矣乃不為此

而遠戰亦激於義不得顧私恩毁忠節也若允納程昱之說布執其母不救而爲曹操勸兵固范按輿平中州郡交爭而名非叛漢人惟所附可不以保疆竟貴王室之守臣況操尚未挾天子以令諸侯與布同割據雄耳以允視也所處易矣從布以全母可也卽不欲從布以討全母棄范而逃亦可也不顧其母而又非爲天子守土徒以勤於附勢要功喪心害理徐衆謂劉備以徐庶母爲操得遣庶歸此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操亦宜遣允嗟乎庶失母而心亂皇然請辭允棄母而涕流假以塞責臣謂欲爲天下者宜罪其忍薄以戮厲忠孝之性也

靈帝

聞之左右者人君之所以盛衰殷之高宗立傅說作相置諸其左右命之朝夕納誨啟乃心沃朕心夫以高宗之賢猶時賴有輔德之臣庶幾以其聰明憲天聰明而政治休美況其他乎然則雖有聰明之主而左右無正人其嬖倖者則朝夕煽惑之以致昏亂必矣靈帝於蔡邕猶思其章而有詔減死於傅變猶識其言而不以譖加罪及訪蓋勳以講武平樂觀問勳對則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由是觀之勳謂劉虞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帝誠非不聰明苟使由此念之明進傅變蓋勳諸賢於

側朝夕資其啟沃而以漸去閹宦拔英俊猶足以興漢室無如其皆不得志以解張父趙母之惑亦終必亡而已矣夫自人主以便嬖任使令者爲左右親信之臣而不求古左輔右弼之義以養君德之清明是故宵小黨列於宮闈忠賢迹疎於朝右或有一日之暴亦如有萌焉何馴至蠱惑日深惛然不知異變之可懼社稷之將覆如蠱之爲蠱也吁哉

蔡邕

范史以蔡邕自亡命之後就董卓因與馬融自禁錮之餘附梁冀者合傳焉裴松之以謝承漢書蔡邕在王允坐聞

董卓死有嘆惜之音謂邕雖爲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爲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嘆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臣按邕雖嘗沮稱尚父正車駕踰制且恨正導少從而欲東奔然董公可相國一表能免黨附之玷乎或論卓假登壇受終安知不出懷中之諂是亦深文蓋邕猶識大義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則或如荀彧之死九錫耳至經從竄而懷恩過范史稱卓被誅邕在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嘆有動於色殊不意三字寫照傳神備極情態以此不得疑承之爲妄記允卽收邕治罪旣悔欲止而邕已死當亦原邕未嘗共卓爲逆

而還有過狂悖之言可從寬典也然則以邕視馬融之爲梁冀君子猶不一律科斷而融弗及誅則反視邕爲幸耳

荀爽

臣於荀爽怪其以貴髮賢名節而從董卓或謂畏卓之威何同時鄭元申屠蟠終不爲卓起乎夫爽始之棄官隱海上遁漢濱辟舉不應徒養名高耳九十五日驟登台司自其意中事乃欲收之桑榆故違貞吉而履虎尾不惜焉觀其女采夫陰瑜早卒誓志不嫁爽詐病名歸逼令適郭氏采乃自縊死然則爽之素不謂清操重可知矣但咎以一日怵威而變其節尚非爽之眞也由女采視之不啻犂牛

當時乃嘖嘖荀氏八龍慈明無雙乎

劉虞

東京失御炎火無光關東諸侯以誅卓爲名而人懷異志惟劉虞拒稱尊號誓雪國恥不失忠節其見殺於公孫瓚也通鑑以公孫瓚攻劉虞殺之爲文而綱目則書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名義正矣劉友益尹起莘皆以瓚本受虞節度而乃暴橫無上故以討書以 臣觀之義更有進愍帝思東歸時虞子和爲侍中遣和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袁術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雖術之詐亦瓚陰

勑衛執和使奪其兵也既違朝廷詔令不受虞節度而又奪迎天子之兵詎非逆臣虞自是密謀討之則誠爲國討而不徒正一己之名分也汪氏考異謂瓚非叛賊之比難以討書謬矣觀尾敦之刼首歸葬田疇之哭墓陳章鮮于輔烏桓峭王之報仇鮑邱虞忠節感人至此値上下昏亂之世而獨可日月齊光云

袁紹

或云沮授說袁紹西迎大駕郎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與荀彧之勸曹操所見略同乃操能用彧策而紹惑於郭圖淳于瓊以失事幾此雖盛哉乎其所資卒爲操敗身以

憂死臣則謂紹與操之勝負興亡猶不存乎此也操誠暢阜所稱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成大事者如紹布衣之雄不足數矣紹矜愎自高短於從善卽始之能用授計跡其爲心亦惟脅制天子剗喪王室能爲操之所爲謂能統御海內殲除羣醜豈所敢望哉必終見圖於操非僅假借名義之所得支也違授說失事幾何足惜哉紹勸何進召董卓以亂國偏愛少子尚而出長子譚以亂家君子觀於炎漢四百年之基所因以亡而袁氏四世五公之廟不祀忽諸夫乃嘆紹之始禍凶於爾國亦害於爾家信有天焉及操入鄴臨

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廩食其家人孫氏盛以謂甚
哀逆臣之冢加恩饗餮之室爲政之道於斯躓矣按紹納
圖讖邪說冀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而耿包代赤之讖則
以示軍府袁術帝號之歸則陰然其計用古薦社汙宅之
制治之豈曰非宜然亦思操果有以異於紹乎操而無異
於紹亦奚責夫賊之治賊哉此綱目於操之加兵術紹皆
書擊不書討也盛雖爲無以懲惡勸善而發而治人當先
自治蔑有見矣

孫堅

孫堅舉兵討董卓大破卓軍於陽人卓憚其猛壯求和親

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爾三族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耶　臣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嘆以爲忠義憤發惟龔行天之罰卓雖走入長安必復振旅西向期於罪人斯得而後已夫何頓兵不進還住魯陽以勤王討賊之師爲袁術內攻之助而見殺於劉表也及觀韋曜吳書堅入洛陽得漢傳國璽於甄官井中乃知堅於是乎不得爲漢之忠臣矣潛匿神器陰希非望其爲術擊劉表欲因以據江南立基業亦如其子策爲術擊劉繇而因據有江東耳始以義起終以利喪射而殺之之日問猶以卓未誅不瞑目否乎竊愧其心已不存夫此也夫自秦有斯

璽傳二世卽入於漢元后投地授王莽莽隨以誅至是術復拘堅妻而奪之僭號未幾敗死璽之文曰受命於天惟大德者能受命堅胡不知量以生妄心而隕千古忠烈之休稱哉

孔融

自古爲國誅鋤大憝豈非所謂英偉豪傑事哉然惟慮密勇沉乃克不動聲色而有成功眉山蘇氏謂孔融與曹操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以臣言之融固英偉爲時所宗而剛直亦脂習致戒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發辭偏宕多致乖忤

無王允折節以圖董卓之智加使有謀則淺中躁氣不免不密害成即天尚延漢祚而誅操者必非融所克勝也但融之嚴正比烈秋霜而論者以見殺於操與邊讓禰衡同爲恃才之鑒悲夫

荀彧

董卓之亂漢也關東諸侯並起義兵而持疑莫進惟曹操責諸將戰滎陽拒帝劉虞之議自欲西向其雄才遠略亦獨出冠時荀彧見漢室崩頹每懷正佐之義關河冀擇而從操固曰奉天子以夷大難舍斯人誰與歸也而爲操設深根固本遠拓疆境之謀即爲漢建亭屯濟險復彌分

裂之策豈計反以封殖曹氏傾我漢祚哉遂夫霸圖旣盛
逆節漸萌彧誠無可用其救過之力而當董昭等議公爵
之進九錫之加則必侃然申其正論而因以憂死其始終
爲漢之心皎如青天白日若胡氏謂彧爲操謀臣而劫遷
九錫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俟他日徐自發
之以不遂而自殺蓋欲故入其罪而憑臆巧搆豈誠推見
至隱之論又論者多罪彧嘗舉高光楚漢比操此以辭害
意之見觀孟子告齊梁諸君每及湯武果亦欲使爲代周
之事乎又獻帝春秋記彧發伏后事按伏后與伏完書令
密圖操其事泄被弒在彧死後二年彧時事固未泄也泄

則機警剛決如操能少需耶虛罔明矣又彧彧乃權閹唐衡之壻按衡死於桓帝延熹七年彧生始二歲慕勢連姻亦彧父緄之爲彧固以親故受汚辱之名耳朱文公據此斷其本心之失已久似亦不足以相服也自綱目於帝以彧爲侍中尚書令書操以爲貶若私人於其死也亦無予辭而涑水眉山及裴范諸家之論皆廢彧於是乎竟無解於楊文靖亂臣之譏冤哉

魯肅

魯肅初進說孫權固志不存於興漢而鼎足江東謀據荊楚結劉備以治曹操與諸葛亮隆中之對略同亦所謂識

時勢俊傑也夫荊州爲東西門戶吳蜀之所必爭而操威
力實亞非權可獨支必樹備爲黨以多操敵故始既共破
操於赤壁肅則勸權以荊州業備操方作書聞之筆落於
地豈不謂備則借蛟龍以雲雨權則傅虎豹以羽翼自此
未易圖荊州窺江東而復不得安枕於許洛哉及備既定
益州權亦但求三郡而割湘水爲界非不欲舉六郡而并
兼之肅固謂曹公尚存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誠
卒如肅之策。權亦何至入貢稱臣於操父子。獻稱說天命
之媚。忍卑求改屬之辱乎。後與陸遜論肅之功顧以勸借
元德地是其一短答關羽不足忌是內不能辦外爲大言

曾不思肅始語及大略帝王之業固不欲其屈身於操而不屈身於操以迎東下之師固首在於與備併力終於與備併力固殲曹氏定天下之上計因不借借荆州而常歎好撫羽所謂決計策意出張蘇者豈不存於是哉譏之曰短其僨甚矣何陳志猶以論爲允當而載錄之

史林測義卷十三

臣鄱陽計大受論

後漢

昭烈帝

昭烈之取益州千古聚訟　臣按范史劉焉傳而知此自天之默相其間也武侯隆中之對雖預建取益州之策而甫收江南一二年間方當安集畜養劉欲聲焉僭據之罪以致討其孽息之且敬奉曹操之劉璋尚未遑也會操遣兵向漢中討張魯有虞虢兼舉之勢璋納張松之說不從黃權王累之諫迎昭烈以拒操不然幾何不爲劉琮而以益

州入魏也昭烈乃起而爭之有難言者則鼎峙之業不立抑松勸於會襲璋而昭烈不忍猶夫不忍攻琮而去荊州使非松兄肅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勅諸關戍勿復通而後大怒還擊則以遠操克漢中進兵臨之或復內生疑隙外逼強敵事多有敗而無成乃先後兩啟幾會因之驅除有罪以延正統此蓋有莫之爲而爲者故曰天也天未欲遂斬漢祚而昭烈乃有巴蜀先儒論者多訾以愆信義但璋前已附操及與昭烈中變則復與操通而終以地降可知昭烈乘機而決進取之計以遏歸賊之路亦舉大義者不顧小諒似未可厚非也丁氏奉謂益漢郡也備與焉璋

皆漢裔也備可以取益而焉獨不可以據益乎噫夫獨不知昭烈之興漢室哉

諸葛亮

胡氏管見以曹操下荆州所得者韓嵩蒯越王粲之徒而諸葛亮天下第一流乃爲元德所得此所謂備敏於操是謂操之智不能得亮而亮似操可禮爲羅者其不明亮之心矣亮志存王室以昭烈帝室之胄又英才蓋世可輔以繼漢祚故爲之起耳若操爲漢賊孫權竊據無論薦之不就招之不至卽三顧如昭烈必更遠引深藏襄陽隆中亦杳然無迹矣且如操之智亮亦有使之不得而深知者世

無昭烈爲之君亮自分槁死巖穴雖抱可伊呂之才亦用韜晦而但淸高著節故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而徐庶崔州平司馬徽皆心亮之心非遇昭烈亦不以臥龍爲言亦不以不可屈致爲言操何從得亮之眞哉操嘗招之而不必致之者不深知之者也故亮陳不願仕操亦謝以義不使高士辱於汚朝云夫亮之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只爲興漢討賊而討賊以孫權爲援此明見必不可易之定勢若乘共破赤壁之餘威而及既得川漢與吳併力合謀東西犄角以圖中原則元凶可使授首漢帝不廢山陽奈何荊州敗好昭烈尋仇遂使魏得從容以移漢鼎後雖盡瘁

五伐而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亦惟貫志以歿矣其欲恨無窮者寧不在以吞吳而縱賊也哉杜陵杜氏八陣圖詩云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意謂功可蓋乎三分名僅成於八陣而不獲輔昭烈求定王家混一函夏蓋中梗於吞吳之失是則不銷之恨與不轉之石同千古耳然自宋迄今言人人殊舊說以不能滅吳爲恨而恨胥能取蜀因蜀欲吞吳則蘇軾志林說也恨欲吞吳而不能用陣法則劉違杜詩類選說也恨不能制主東行以致秭歸挫辱則丁奉史論朱鶴齡杜注說也志林既迂遠餘亦於亮未見其大似皆無當詩旨因附論於

此

趙雲

陳志之評黃忠趙雲強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臣
恨其徒以勇毅盡雲而傳之多略也雲心漢賊不兩立之
心方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屋舍及城外園田分賜諸
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
匈奴未可求安又帝恥關荆州之沒將擊孫權雲曰國賊
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盜
當因衆心早圖關中以討凶逆不應置魏先吳其必欲爲
漢討賊揭日月而挾風霆忠謀讜義形於主時則不愧

諸葛忠武之大節而有古大臣之風烈已何傳皆略而不叙乎則夫評之鮮當亦識之不能舉其大也若擬之灌滕豈曰不倫即雲抱後主於當陽長坂保護甘夫人皆得免難猶夫夏侯嬰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閒灌亦忠於漢室有與絳侯謀誅諸呂事顧陳之意曾未及此綱目於章武元年書帝自將伐孫權分注備載雲語則見昭烈置國賊於不討而急與臣下報仇然猶書伐何朱文公云先主欲興漢室纔整頓得起時便被孫權壞倒便難向前如襲取荊州之類則國賊雖曹氏父子而因權失同仇之義使欲遷都以避討賊之鋒者竟得從容以成其簒逆是有助賊

之惡以討罪之辭書者意在斯乎雖然昭烈之舉一時之
私憤順乎之言千古之公義

蘇則 魏

武帝之受魏公魏王之號皆董昭所創惟荀彧於議進爵
之始斥之曰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而此外無復聞以
爲非嘗恨漢廷諸臣大都負恩輸國贊逆傾君以至文帝
受禪山陽就邸曾不若蕭齊代宋尚有攀轅號痛百官雨
泣之事蓋由桓靈之世舉天下之慷慨節義維持世道諸
君子芟夷殆盡不遺餘力而後人皆漸爲期全苟就之計
人心天理淪胥以亡耳及閱蘇則傳則拜侍中與董昭同

寮陷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其初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及謨爲文帝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於此又以見天理不息於人心而則猶發見於勢位榮祿汨沒之餘誠使國家平日不挫折夫正直剛方之氣而有與培養激勸之何至或偷以爱死而毅然犯威以遏奸謀成仁取義以全臣分者寂無聞也哉然如則者雖尚能伸舊君之義亦無解失身事魏之譏旣策名新朝而懷二心孫氏且議以非君子去就之分夫以一綫未絕之天良終於二三而無所據後世且或以詭行爽言陷于大戮而又不足以成名節悲夫

孟達 魏

綱目凡書死之皆予全節也若孟達者反覆不忠之臣旣叛漢降魏又爲書與劉封誘之使反封不從又言申儀叛封在魏爲文帝所寵時衆臣多以爲待之大猥又不宜委以方任文帝崩所親善桓階夏侯尙亦皆卒心不自安乃更連吳固蜀諸葛忠武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故泄其謀於申儀儀密表告之懼欲叛司馬懿以書慰解潛師進討而斬之綱目則於其降魏也不書叛於其欲叛歸蜀也卽書以新城來歸於其城陷見殺也特書曰死之尹氏發明謂達迷而能反後達固因失所寵恃於魏爲變遷脫禍之

計且得懿書大喜猶豫不決豈有悔罪反正之誠而為漢固守之節哉使復在漢猶莫保終無二三於奘況其反覆既忠武所惡而因假手以除其患者乃以死節予使得與傅僉諸葛瞻父子北地王諶同列於册豈不謬哉疑此亦文公未暇更定之處夫畔亂之臣人得誅之但因達有歸漢之名不使魏託討賊之義則從非臣子例以殺孟達書可也亦宜前書孟達以上庸叛降魏繼書魏孟達謀以新城來歸也

故漢愍帝

帝遜國於魏魏奉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

祭上書不稱臣葬以漢禮與帝禪吳主晧之出降稱臣而
受安樂公歸命侯爵者異矣綱目乃卒以魏山陽公與晉
安樂公歸命侯等既非殊其事者殊其文且帝雖捐祖宗
之業實由逼奪而非有失天下之罪未忍貶從篡逆之爵
況以昭烈承帝後紹漢正統而尚沿舊史以僭國臨之義
亦未安 臣謂宜書曰故漢帝卒於魏山陽若曹與僭國之
主帝號固所盜竊不在此例又昭烈初聞帝遇害發喪制
服諡曰孝愍皇帝帝雖未遇害而在國逢薨於法宜愍及
卒魏追諡曰獻通鑑稱獻帝紀年者以天子之制予魏耳
綱目且仍而莫之正何 臣謂當於即位改元大書孝愍皇

帝初平元年似此或皆有當文公秉筆之志云

費禕　董允

費禕董允並在四英之列代爲尚書令時國務繁猥而飲博歡賓事亦無廢禕才之優允何敢望乃禕以選曹郎陳祗爲賢越次用代允爲侍中祗與宦人黃皓相表裏皓始與政終以覆國禕所謂爲厲之階乎胡氏管見謂允規益漢主抑制黃皓諸葛旣殂漢之未亡實允是賴費禕有慙德矣信哉然則國家需才而自嘆爲才之遠不及者轉足思也夫允有深識遠慮存於嚴別朱紫處事制防之中若禕之進用陳祗由識之疏禕之見刺郭循由慮之疏合觀

吳之諸葛恪而嘆此固千古才人之通病則夫負才者必求治心養氣之功而務居敬窮理之學

孫權吳主

吳大帝初襲父兄之資。得諸豪俊之輔。曹責任子而不受命。且破之於赤壁。禦之於濡須。亦可見其雄略。而江東之力。足抗天下之全師矣。卒乃稱臣入貢於魏廷。卑己受盟於國內。夫何所逼廹。徒因併吞江陵。敗好於漢耳。如既分據荊州。仍相輔協。進可共圖漢賊。退可互爲唇齒。乃掩襲以成仇。懼交攻而從逆。屈辱自取。名義皆隳。豈智者之事哉。陳志許其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推之於任才尚計

可也顧併以屈身忍辱附句踐之奇英則非確論且句踐終滅強吳尊周室號霸王有禹遺烈若臣魏之恥豈區區竊帝江東之所能雪乎

諸葛誕 魏

方毋邱儉文欽之起兵移檄以討司馬師遣使詣諸葛誕誕斬其使且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其爲司馬氏黨若此寧復存忠魏之心乎雖賈充語及禪代有不忍聞而當死難之荅載之魏末傳而記其表殺樂綝則云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此又何說而可信爲有志殉國者耶誕故與夏侯元等親善懼同王淩毋邱儉等見滅

欲圖保有淮南謀自固也及既被徵使付緋兵疑緋所爲而攻殺之報私怨也斂兵聚穀閉城自守曾未一出聲罪致討之師綱目乃以起兵討司馬昭書何哉蓋是時征伐皆自昭出昭既爲制其君而終爲弑逆之臣不得以討罪之名予昭則寧以討罪之義予誕且見朝廷四方皆黨附昭不顧逆順而有一不終黨附之人是卽君子之所予而不恤過其實以伸無或致討之恨以激勵夫天下萬世至若誕之本末固不存乎此長洲陳氏許其不愧魏臣斯失誕之眞矣

羨雉

忠武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二語眞可動皇天泣鬼神矣大勳未集姜維繼之屢舉伐魏綱目大書初無貶辭朱文憲例以乾時之戰雖敗猶榮而但惜其才智不如前人此爲確論何或責以用事覆國偷生苟免並同黃皓乎夫以帝禪昏庸而老臣凋謝奸宦弄權朝皆容容國無政令有日趨於亡之勢以生敵心則所由致魏師以覆國者固不得分咎於維之數動衆以挑釁也與其竟奄奄以待斃。何如尙克振討賊之聲。以無忘先帝忠武之志哉。若維之得敕亦降而不死者。誠有所爲也。誠料鍾會爲人可搆成擾亂以圖克復也。向使分護陰平之計得行。則蜀可圖全。

而茲盡坑魏兵之謀能遂則帝可反正乃天不祚漢亦無如之何耳至丁氏襲孫盛害加舊邦不可謂義之說以維爲魏人賜官中郎爲維計之必若關荊州之報曹而歸漢必若王猛之事秦而保晉汲汲伐魏非仁人義士之用心嗚呼彼不明正僞順逆之理討賊恢復之義亦烏識所謂仁人義士哉盛嘗從鄧艾平蜀故意右魏其晉陽秋極口詆維裴松之謂惟可責其背母　臣按魚豢魏略魏軍攻冀得維母妻子以維本無去意乃不沒其家然則維雖與母相失而未重累其母故可有遠志而心存漢室不在當歸以孝稱州閭也

司馬孚　晉

有是哉司馬孚之妄也其臨終遺令自稱有魏貞士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按孚處廢立禪代之際誠有貞固不渝之節正宜效夷之叩馬而諫兵之不懼恥食周粟餓死不悔而顧云不夷乎旣以晉室屬尊受安平王爵進拜太常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則又非不周矣且其宜爲周者破錡缺斧大義滅親也而顧可不周謝乎魏王髦以威權日去不能坐受廢辱用劍南闕其被弑也固爲社稷而死晏嬰處此必以死殉乃徒效其枕股之哭及至王廢國亡亦總欠一死耳而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

純臣不知死復何俟不急管蔡之誅以致死於討賊而乃享年眉壽尊寵新朝純臣之謂何乎其誰欺哉史臣亦第節其流慟於高貴鄉殂隕涕於陳留就國而引語曰疾風彰勁草以證其忠貞豈所謂妄言之姑妄聽之者耶而史氏憾矣

王祥　何曾　荀顗　晉

臣讀王祥何曾荀顗諸傳竊嘆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何斯語之多爽乎抑傳之非其眞耶夫忠孝天性也一愛之理而已爲孝子必爲忠臣豈有忍心負恩背主鬻國而出於所謂至孝之人者祥之事其繼母以篤孝純至稱乃爲魏

太尉復臣晉武則何也疑祥固矯情飾行干竊時譽躍冰之魚入幕之雀皆僞爲之而僞傳之者耳不然雖古大孝所感未聞動人驚嘆至此史臣曰孝爲德本王祥所以當仁其於求生害仁殺身成仁之義不亦乖乎忠無可移於君亦知本之未嘗立矣至若傅元著論稱曾及顏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子於潁昌侯見之矣夫文王以服事殷曾閔不臣私室誠孝子之行也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又孰如以事親者事其君乎荀何背恩舊主佐命新朝謂非文王曾閔之罪人哉傅氏

誇誕失實至儗之文王曾閔則亦罪人矣且顗爲荀或子直不肖耳何以能孝又賈充弒君之賊史亦記其少孤居喪以孝聞大抵世所謂孝者就養喪葬之末故晉武可終蔬素之節於三年莫追篡逆之誅於千古豈忠孝道岐亦心迹理判也或曰由子之論之數人者詎獨無天性與曰非實有愛親之心者溺於名而絕無愛君之心者賊於富貴也

羊祜　晉　陸抗　吳

羊祜出鎭南夏與吳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以成藥抗亦推心服之時談以爲

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臣按華元子反之相告以情量力而反義也如祜之於抗豈誠反義而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乎史稱其與吳人開布大信而竟以詭計令吳罷石城守則大信安在即稱其增修德信者正用以餌吳人以濟其慨然吞併之心魁日交兵不爲掩襲將帥欲進譎詐之策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此不詐之詐其詐彌甚也祜懷詐以御抗而姑市以推誠之迹視華元子反寧有似乎使非抗之侔以信義鎮定民心吳人既皆翕然悅服於羊公而孫晧且爲之敺則倒戈之勢必成平吳之略倘待祜卒而杜預爲之傾蕩哉歐陽文忠評襄陽去思之美曰叔子以其

仁是尙未明祜固純以權詐爲用而非實有一視同仁之念何怪當日吳人之爲所愚也若抗見國小主暴深憂危弱無以自立彼市其義我結以誠保竟息民紓國之難情如告也則獨庶幾古之風烈

張悌 吳

張悌以吳天紀三年八月爲丞相四年春而吳亡孫晧窮凶極惡至是貫盈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況希合時趨將護左右如悌則將焉用彼相哉悌早爲諸葛瑾所識拔乃冒昧以當國卽歷時未久所以持危扶顚之策略無聞焉不深忝名賢之知顯乎及夫敗喪死難亦聊塞責耳噫

志以王渾斬丞相張悌書祝江陵督伍延丹陽太守沈瑩無異文而不同於漢傳敘格鬪而死諸葛瞻臨陣而死者意或有在綱目乃據襄陽記書迎戰死之重予其全節此春秋善善從長之旨見夫雖處大任無益於國而苟循於處死身殉社稷君子即以爲無負於國不復苛求而使光照史乘所以作千古忠義之氣意深切矣

史林測義卷二十四

晉

臣鄱陽計大受論

武帝

有天下者土宇之御愈廣輯寧之責愈重而隕墜之憂愈深此古哲王之以無從匪彝無即慆淫誥凡造邦者也武帝之伐吳也幾同與衆請命之舉可無泥釋敵爲憂之說然而平江南成混一無慄慄危懼之思以承天休而驕泰之心遂因以起怠於政術耽於遊宴久安難拔之基不建而海內板蕩可立而待則亦所謂天命弗僭賁若草木乎

愼厥終惟其始緊曷弗省哉史稱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亦僅決策伐吳一節耳若旣知賈女五不可卒惑於荀勖。納爲太子妃。而八王之亂基之。旣聞孔恂齊王攸之深慮劉淵。卒迷於王渾。用爲左部帥。而五胡之禍兆矣。其善謀能斷安在。又稱厲恭儉。敦寡慾。乃賣官錢入私門。掖庭伎妾盈萬。貪淫則已甚矣。若易御牛青絲紖以青麻焚程據雉頭裘於殿前勅毋得獻奇技異服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以太康紀元止十年其明年爲太熙元年至四月而帝崩惠帝卽位改爲永熙綱目卽於歲首大書永熙元年有乖凡例而害父子之敎新安汪氏考異上虞徐氏考

證謂此但當分注而仍書武帝六年以正其終是已然以
爲太康十一年則誤於未考春正月朔已改太熙矣

山濤

臣讀晉書王濬傳至桓溫表請加恩濬孫有曰濬建元勳於當年著洪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以是嘆山濤釋吳以爲外憂之說此僅得中主守國之常理而無當有晉延祚之大義也孫晧淫虐罪浮於桀胥越長江而滅之除其苛政雖當時未明弔伐之義而此數十州郡實受取殘以救水火之仁觀晉之所以得天下者何可長也

奄踰三紀中原大亂宗社爲墟而江左差安瑯邪紹祀則固民懷其德天報其功使武帝無此一舉關河舊造豈尚尺地爲晉有而又無由渡江化龍有驗何以再延百餘年之祚哉蘇氏稱亦祖濤說謂羊祜之策滅吳爲拙於謀晉此亦但即滅吳而晉亂言之而未卽晉亂而不終至於亡思之也且晉之亂始於納賈氏爲太子妃用劉淵爲左部帥其事皆在未滅吳之先固無繫於吳平而武肆荒淫雖然荒淫必底於亂亡王者大一統釋敵爲懼之謀何取濤之固君子所無逸外寧內憂之戒惟曰予其懲

唐彬

晉書稱唐彬補鄴令道德齊禮朞月化成其然豈其然乎夫德禮之化成於朞月可以一邑卽可以一國可以天下維聖其難之是故孔子曰朞月已可三年有成且古盛王檢身若不及彬不拘行檢而端本善則整躬率物其道何由又文立嘗言彬多財欲多財欲者方懼其下從好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可言詬誶蔑聞攘爭屏息哉異哉史臣之好諛也或曰諸將滅吳之日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而彬當孫晧將降獨稱疾遲留不競多財欲者如是乎然亦故聞立言於帝而此乃矯爲退讓以觀衆人之耳目耳

齊王攸

齊王攸誠賢王而所以處變者未聞道也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則以釋君臣之嫌隙絕人心之疑懼於義有所不盡也攸特爲文帝所寵愛幾爲太子者數矣及武帝之世其德望亦日隆荀勗馮紞因以不利嗣君行其讒搆而出爲都督青州諸軍事如爲攸者達周公辟居之義從王篩丁顧之言心雖戀乎絳闕而穆然東軫以塞幾邪之口則帝素篤愛夫攸詎不生其感悟而賜環有日禮迎之襲休也哉何開詔而不悅卒以憤怨發疾死之日猶使紞得以今自蠹隕爲社稷福以收帝淚而蔓草邪謀終莫明其寃乎論者皆傷荀馮肆

青蠅之營營而臣獨惜攸遵赤舄之几几

衛瓘

衛瓘之殺鄧艾及其子忠杜當陽謂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料其不免初艾入江由以田續不進將斬而舍瓘至是遣續襲艾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則夫操軍律國憲以從事者下敢挾爲私怨而圖報復瓘實誨之非盜之招而大亂之道乎及瓘被謗見收則其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被黜難作隨兵入討手取瓘章綬貂蟬從出第按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斫斬亦云報也誠爲不御下以正者之大戒矣且天道好還緊可畏哉

汝南王亮

先儒以公羊春秋稱趙鞅取甲以逐君側之惡爲誤懼貽後世賊臣之稱兵者借靖君側以爲名也然則君側雖有惡苟無君命敢不投鼠忌器而入討乎武帝疾篤欲以亮與楊駿同輔政駿匿詔帝崩駿密遣兵圖之亮問計於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用馳鎭許昌得免此其不與駿爭權而又以非君命不敢借靖君側始禍於晉及楚王瑋承賈后旨矯詔攻亮亮帳下督李龍長史劉準請盡力距戰皆弗聽被執遇害蓋雖不見詔書而惟恐屬詔討寧死而

不敢距況帝有使瑋令諸王屯宮門而廢亮官之青紙詔乎事因出於姦謀而亮之死謂死於奉詔可也合前後觀之不亦純臣之節與何晉史若以勗等之計爲善而嘆其不能用嘆其不聽又弗聽而遂爲所執因咎以失於無斷則於亮之義所不敢獨斷明決以成其忠心之可破示天下者不諒甚矣

張華

太子遹之廢也張華不抗節廷爭趙王倫借爲太子報仇以成簒奪併收華故張林稱詔詰以太子之廢不能死節時議者亦皆以此責之然賈后以母廢子尚可言也以婦

廢姑不可言也太后楊氏雖嘗以權勢私其所親而實未預駿以大逆討駿之日射書名救亦知爲賈后所陷迫於父子之情及宣言太后與駿同反而議廢黜華乃不直謚其誣不極陳子母婦姑之義而妄斥以不母引漢王莽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罔顧莽假太皇太后之詔猶是以姑貶婦而月餘廢爲庶人就園自殺則敎之姑徐徐云耳此廢徙太后於金墉戮及太后之母絕太后膳而卒不問華更有一正救之辭謂視羣公有司獨可逃黨賊后之譏乎既黨於賊后猶望死爭太子之廢乎史稱華盡忠正輔彌縫補闕而三綱壞絕他何足問尹起莘惜其昧於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之意不知屈志服養幽縶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爲庸久自同其初之鷦鷯賦蒼鷹受紲鸚鵡入籠云云矣華惟籠紲於利祿榮寵故雖星拆中台子避猶勸以嘗退遜劍繫墓樹雷煥亦明其受禍殃甘待刃之加頸而不去也

陸機

永興初左衞將軍陳軫等奉大駕討成都王穎穎問計於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罷甲出迎請罪繇豈第因震懼欲走爲此策乎誠以天子有征無戰敢與拒戰逆莫大焉穎何足言名士若陸機已罪不容誅矣太安二年穎憚長

沙王乂在內與河間將張方犯京都以機爲前鋒都督帝詔曰穎等敢舉兵向闕吾將親帥六軍以討之而機乃不爲首鼠儼然接戰建春門且嘗趙王倫遷帝篡位機北面事之無所救正蓋屢從逆之臣耳雖死不以罪罪固宜赤族也晉書以機爲宦人孟玖所譖見殺於穎稱其百代文宗一人而已乃智不逮言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而見疑覆宗絕祀因追嘆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以爲天意非由人事嗟乎以機人事之悖如此昏亂之世無與正名定罪天則不能不假手以行誅討何乃同秦將王離論哉

東海王越

時諸王惟長沙王乂克守臣禮河間將張方與成都王穎進逼京師乂前後破穎軍雖久戰糧乏而將士同心皆願効死又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票騎主簿祖逖進致方救河間以解京師之策乂功垂成矣越乃潛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城密告方使炙殺之輿亦因為其黨所害逖之計雖效而穎已入京師自是皇后太子之廢乘輿蕩陰之敗洛陽之奔長安之刼五胡乘虛而起皆越枉害忠概邁俗之乂之所致也無論永嘉之末率兵自衛城陷主辱而越之罪已不勝誅雖保首領以沒於項石勒追及其

喪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可謂義當其幸而使方系殺夫父者卒亦不免剖棺焚屍一泄神人之憤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信夫

嵇紹

嵇紹父康以魏臣見殺於文帝而非其罪司馬溫公論紹不當仕晉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譏而　臣且惜其死蕩陰亦已晚矣當趙王倫篡位遷帝金墉之日紹爲散騎常侍卽无之討賊之謀宜厲死難之勇何乃受署侍中靦然貂蟬盈坐之列哉如使不及身捍皇輿血濺御服則一失節附賊有玷靑史之人耳而能効忠末路轉遺臭爲

流芳毋亦愍帝復阼百官染偷僞命者皆斥免之而縱逐居其職因感激以成晩蓋之美乎要之莫掩事仇之過此文

公論終慚王葛不惜殺身以報僅同豫讓

成公簡

史稱簡不求榮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誠如是則名位之崇替才器之抑伸寧復於人己相形之際或生忿戾之情乎周馥少與簡齊名及簡爲中書郎而馥已爲司隸校尉遷鎭東將軍簡乃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揚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是蓋嗜榮利而羨之羨之因轉而妒之者臣不知其潛心道

味妄在而史所稱固自爲牴牾矣

華軼

華軼爲江州刺史不祇承瑯琊王睿教命自以受洛京所遣洛京尙存不見詔書令受節制似也若洛旣不守矣懷帝蒙塵於平陽矣司空荀藩移檄推王主盟王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則何耶值此國家無主必宗潢有可統御諸鎭乃克圖返乘輿而蕩仇恥睿王亦略盡矣惟睿親賢斯任所歸軼果係心宸極者寧不誓泄幽切之辱而翼戴盟主同心戮力何乃不欲受其控御耶雖嘗貢獻明爲司馬氏而謂不乘國危亂以生遮覇縱橫之心吾不信也

史臣顧哀其係心宸極獲罪於瑯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奚稱確論

劉娥漢后

綱目書漢立其貴嬪劉娥爲后劉友益謂立后書氏未有書字者書字譏屬少者也賀善因之言書曰劉娥而後江沱之分明蓋以漢主聰初納娥爲右貴嬪其姊英爲左貴嬪至是以娥爲后故云然而究未之考也按晉書聰傳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列女傳英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名拜左貴嬪尋卒僞追謚武德皇后則是以漢嘉平二年正月拜左貴嬪未幾而卒三年三月

乃立娥爲后非聰不欲后英亦非娥以寵越次而立也屬
少之說殊謬聰爲后起鵰儀殿大怒陳元達切諫命併其
妻子梟首東市后密勅停刑上疏極自引罪綱目分注詳
錄其詞且及聰語元達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之
褒然則書立爲后亦因以著其賢而書其字者以前未卒
英別之爲娥耳